



太平洋現勢的分析(二)

胡秋原

——太平洋戰爭之新階段的觀察

一 今日之太平洋問題

現在國際政治的焦點，集中於兩個問題：一個是東方的太平洋問題，一個是西方的德國問題。國際紛爭之迴旋，就將以這兩個問題為樞紐，因為帝國主義時代的一切對立，都在那裏尖銳地包含着而且展開着。

90027

現在且說太平洋的形勢。世界外交之大舞台，由地中海移到大西洋，又移到太平洋了。如前美國大總統羅斯福說的，「人類史現在到了太平洋時代。」試看太平洋之波濤所嚙的海岸：一方面是戰後發揮其富力，以太平洋為目標而進出的美國，一方面有熊蟠西北，建設社會主義的蘇聯，一方面有戰後一躍而登世界強國之林，虎視眈眈於東亞的日本，一面有帝國主義最大最後市場的中國，一方面有英帝國屬地及自治領的加拿大和緬甸及英屬南洋羣島，一方面有日本及法國的市

場，隔着赤道又有澳洲，還有南美A、B、C三國。同時，世界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也在這裏展開。總之，這是帝國主義角逐之場，是世界鬭爭的中心點。

中國，就在這漩渦之中。自九一八以來，大家對於太平洋問題更加迫切地注意，而實際上，所謂滿洲問題就是太平洋問題中的中心問題。關於太平洋爭奪之歷史以及九一八來之國際形勢，或者已成爲一般的常識，在這裏殊無多說之必要；而整個太平洋問題之敘述，又非此短文所可及，此處所說，只是對於以滿洲問題爲中心的太平洋鬭爭形勢之現狀，作一斷面的分析。

九一八事變，表示日本要完成滿洲之分割，而且進一步的獨占中國（至少華北）之企圖。在這裏，正和以「門戶開放」爲武器，想確立其在中國之霸權的美國，針鋒矛盾。除法國與日本久已默契而外，英國也決不能無條件地容許日本之雄圖。然而英美又期待這東方反赤健

90028 兒在滿洲發生日蘇之衝突，而另一方面英國又想利用日本打擊金元帝國之勢力，於是日本就在英法與援之下很順利地收獲其經營久矣的成功之滿果了。然而日本之行動，與英美之期望相左，美國遂不得不種種的方法，在戰債軍縮問題上折破英日之聯合戰線，來「修正」日本的軍事行動。從李頓報告書到最近十九國委員會報告書之發表，表現太平洋鬪爭之一新階段，即是從獨占到共管之階段。九一八以前，大家進行「瓜分」美國則始終「發揮」其「門戶開放」政策。九一八是日主要求獨占，而現在是帝國主義者進行共管的時代了。然而在這裏，自然並不排除瓜分的運動；而另一方面，又與西方問題相聯，加強了反蘇干涉之危機。不過，這自然還不是一個最後的，決定的局面。在改釋我的結論以前，有對太平洋及滿洲對立形勢作一概觀之必要。

二 環繞太平洋的諸對立

環繞太平洋的幾個基本對立，在戰後世界恐慌的第三期，隨兩體系對立之尖銳化，更達空前的緊張。

首先，當然是世界規模的英美對立。這世界新舊兩大帝國作全幅的（表面緩和而實際更堅韌的）抗爭，是誰也知道的事實；而「太平洋的爭霸戰，在英美之間展開，是極明白的事實。兩強國都要獲得太平洋，而實際上誰也不能占有」（F. Fox，太平洋之支配）在英國的

自治領，美國的資本日益侵入；在南美中美，英美的衝突在那裏諸國之政變中（如智利革命及最近巴西玻達維亞的戰爭）表現着；在墨西哥，巴拿馬，薩爾瓦多，尼加拉瓜等國，及太平洋沿岸的英國殖民地（印度，錫蘭，緬甸，海峽殖民地，馬來羣島，香港，印度尼西亞等）美國亦以優勢迫脅英國的資本。但英國亦決非不戰而逃的；在去年日內瓦倫敦，尤其是哇太華會議中，英國正佈置廣大的戰線，向美國近襲。在中國，原料壟斷與資本輸出之競爭，隨廣東政府武漢政府以來英國的劣勢及南京政府以來美國政治上之一帆風順而日益深刻。這使英國一方面常援助與南京對抗之軍事勢力的離心運動，一面通過藍浦生作騎牆之外交。英美對立之深刻與廣汎，是使日本侵略中國最有利的條件。艱辛地維持其華南華中勢力範圍的英國，在日本對美國政策襲擊之時，無疑是最好的乘漁人之利的機會。國聯之祖日，便大半根據於這歐美之矛盾，然而這並非就解消了。

日英的對立。我常指出英國之二重政策，而說她是相對地援助日本的，便是因為在太平洋上，英日也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在東亞通商及航運業上，日本已成爲英國的勁敵；尤其是纖維工業，在馬來印度及中國，英日資本有激烈的抗爭。在這裏，便是英國自由黨工黨孟卻斯特導報從來持反日態度的原因。在對華的投資及貿易上，日本也是英國在華中的競爭者；雖然這對立已不若奉直戰爭時代之深。然而，雖然如此，英國在一年以來卻是日本瓜分中國之有力支持者，這是什麼原因

呢？第一，因為代表重工業及貴族的保守黨所挾持之下的英政府，在考慮對付世界巨敵的美國之必要上，有聯日之必要；第二，在日本建立反蘇聯根據地於滿洲的意義上，更是英國所喝采；第三，老邁龍鍾的英國正要借過去同盟者的鼎力，望息中國之解放運動；第四，使日美對立加深延長，使有恢復其當年盛勢之機會，而在中國抵制日貨運動中，也是做生意的時候；第五，乘日美疲敝之際，樹立英國在華的領導權，或進行共管（如李頓報告書所想的），或進行瓜分（如西藏之侵略，西南政府之樹立）。

然而在這裏，畢竟有英法之不同，即英國之祖日，是有條件的；至少，第一，要日本不獨占；第二，日本要有反蘇聯之決心。倘若日本在這兩點上不能與英國以保障，老練的英國，也不會不尋覓更有利的形勢。例如，在目前，正因為英美對立之巨大性，都還要等待最適當的機會；保守黨雖然是採取反美反蘇路線的，但在目前還多少有和美國「諒解」之必要；尤其是戰債問題，是美國用以拉攏英國之最大武器。加之英法在歐洲霸權也非毫無矛盾，英國也不願毫無實利地作法國之附庸。如果前年國聯大會中十三對一的形勢一方面是由於英國對於法國之包辦之消極不滿，（但後來英法之間諒解而且成立堅強之同盟了）以及對日之不能反蘇之消極不滿；則自李頓調查以來，以至最近十九國報告之結論，是應由英國之積極的共管陰謀與英美戰債談判之接近和對於美國聯蘇之恐懼來說明的。但在太平洋上最現實性的矛盾，畢

竟是。

日美之對立。美國注意滿洲，已非一朝一夕一事；而是一九〇〇年以來之堅強決心。然而在美人東向之日，已有日本帝國主義者操刀而立，盤旋於滿洲的日美三十年來之抗爭，是表示對面的兩個暴發戶不能兩立的說明。日美之妥協，只是一九一七年藍辛石井條約之一瞬間，那正是俄國革命之時；然而馬上美國就聲明異議了。華盛頓會議中美國挾英以迫日，接着通過中國作潛行的排日運動，九一八事變，正是日本對於美國政策之一種反攻。然而日美在太平洋的對立，並非純經濟性的，因為日本在太平洋貿易之收獲，一部分也可轉入美國之荷包。如果完全爲了商業，美國暫時並無干涉日本之必要；而美國對日作不干涉論者，也就是站在這純經濟之立場的。然而，如蘇聯政論家亞瓦林氏所指出的，日本完全取得滿洲這經濟政治軍事的根據地，美國資本將如建在砂上一樣了。因為，日本之完全取得滿洲，即其大陸政策成功的前提，如是則北至西伯利亞，南至中國北部乃至本部，東南至太平洋沿岸羣島，皆收入日本殖民地的範圍，檀香山斐律賓本且夕可喪。如是美國將完全斷絕東方及中國活動之路，更不要說保持在中國之領導權了。美國在東北的經營對於我們決不是很生疎的事，而日本不僅對中國革命勢力切齒，就是「學良」和國民黨也必須剷除而後快者，決不是無故的。所以蘇聯政論家華爾克說，「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現時的強盜戰爭，固有很多的目的，但戰略的槍尖，首先是對着美國」。

然而，何以美國的反對，不出乎通牒、書信及軍事示威以上呢？第一，是因爲苦於經濟恐慌的美國，在海軍對日戰爭上並無絕對勝算之可能；第二因爲在英法日之聯合戰線之前，美國是孤立的；第三，蘇聯的存是在美國無限之恐懼，期望日蘇之衝突，想變遠東戰爭爲反蘇戰爭；第四，期望在侵略中國的戰爭中日本之疲弱；第五，美國實際上之聯邦制度之權力分散以及對遠東問題上利害之不一致（例如波拉，即產生於產銀及對日投資很多之地，所以他一面贊成與蘇復交，一面反對干涉日本）。

然而，這並沒有使美國放棄其阻撓日本軍事行動的運動。一方面，史汀生及台維斯先後在歐洲活動，一面鼓吹反蘇戰線，一面以戰債問題分裂英日聯合；另一方面，作軍事示威，宣布太平洋會操，並對於中國也有金錢飛機的接濟。最後，一面唱聯蘇以脅英日；而且，不得已而求其次，贊助英國之共管計劃。美國的政策，已得到相當成功，如是日內瓦有「驚人發展」，中國得到所謂「精神勝利」，而中國政府也突然積極起來了。不過，在看太平洋形勢的時候，還不可忽略。

國聯後台的法國在太平洋之政策，法國在太平洋的利害關係，比日美英三國固然都差得很遠，但有安南及太平洋南方羣島等重要殖民地及中國的很多利權。其次，對於蘇聯嫉恨上，演西方及世界憲兵任務的法蘭西，無限期望滿洲作消滅赤化之戰場，供給日本軍火以及

對滿洲國之借款，都說明她援助日本的熱心。使日法同盟者還不僅這些經濟原因，尤其是在對美對蘇問題上，賠款戰債軍縮問題上，兩國對中國及東亞的宰割與領導權的「互惠」上，凡爾賽條約及中日條約的互相支持上，對於殖民地革命運動之鎮壓上，日本擁護法國在國聯的領導權，同時國聯可以援助日本的侵略上，這東西兩憲兵，是可以毫無間然地互助的。若不是夾着英國的動搖，國聯的祖日，恐怕還要乾脆罷。

然而太平洋的鬭爭，又莫不息息相關地與

反蘇聯問題聯繫。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對立在經濟恐慌激化之日更加倍嚴重。帝國主義者無不認消滅赤俄爲解決恐慌之最高方法。在這考慮上，大家看日本是最適宜的先鋒，而滿洲又是最好的反蘇營寨了。這一點，是日本自由軍事行動的最好條件。例如第一次打錦州之後，即北打龍江，侵滬之時，亦極力與蘇聯挑釁。雖然日本不敢冒險，而蘇聯之所謂「和平政策」，又使日本無隙可乘，然日本每在帝國主義者對其不利之際，即向蘇聯作罪惡而卑劣的挑釁；緩和各國之干涉。而日本就常在其南北開弓中豐富其收穫。最近隨國聯形勢之不利，日蘇的空氣，亦見緊張了。其老調蓋不厭重彈也。

三 中國侵略之現階段

我們大體明白太平洋上的幾個對立的 Moments 就可知道日

本侵佔滿洲（以及中國）中帝國主義者的趨向與陰謀。爲明白最近形勢起見，也有略提過去經過之必要。同時，東方問題的形勢，也是與整個國際問題相聯的。

在九一八以前不久，美國在中國的运动，使英日受相當的威脅。英國也積極作其瓜分中國的運動，自吳佩孚以後，桂系，閻錫山的後面，誰也知道有英國的存在；香港更成爲南方離心運動的策源地。但隨日本的石友三運動的失敗，美國的向心運動得到相對的成功。積極獲得並擴大其勢力範圍的日本之九一八軍事行動，是對於美國「門戶開放」路線一個最威脅的打擊。在九一八前後，巴黎的報紙都鼓吹要「在西伯利亞作消滅赤化的戰場」，可知這次日本的瘋狂屠殺，早有那文明的法國的支持。正陷於金本位停止之困頓的英國，毋寧默認日本的行動。敢怒而不敢動的美國，在日本秘密反蘇宣傳之下，也只有「滿意」了。同時秘密通牒日本，要她莫打錦州，即北進無礙之意。然而在日本之行動與美英之期望相反之後，即日本進逼錦州的時候，美國的一再通牒不待說，英國的薛西爾，也在國聯中予日本以打擊。然而隨松平赴英之活動，以及保守黨在英內閣之前進後，英國沉默了，尤其是在日本藉馬占山問題向蘇聯挑釁的時候，美國也「樂觀」起來了。於是日本乘勢而下錦州了，中國也發生政變，一時中日直接交涉的醞釀很盛，日本的政客絡繹來華了。於是，美國遂有史汀生強硬的聲明，同時也積極作拉攏英國的工作，史汀生向九國發表的聲明書實際上固然是對英國

發的，而美英德法四國會同警告，自然也是美國的策動。但英國的態度，究竟是反美的，於是日本遂在英法駐滬領事及軍官諒解之下，又敢於在上海開始屠殺了，孤立的美國，除沉默之外亦無辦法。中立區的進行，雖因美國之消極反抗而終止，而英國亦不願無條件地看見日本在上海勢力之擴張，於是在英艦肯特號上有英日法美之談判。自然英日之間還有秘密的談判，內容雖不得而知，但英國允許日本在滿洲自由行動，日本在上海撤兵的條件，已成爲公開的祕密了。於是日本一面整理其傀儡偽國，一面集中全力於消滅義勇軍，正在尋覓機會與蘇聯挑釁的時候，蘇聯已先提出不侵犯條約的問題了。於是李頓調查團也來華了，經過了華盛頓與倫敦之間的磋商和李頓們的「調查」，覺得共管爲解決互相衝突之最好辦法，即所謂「國際合作」也。爲什麼英國不贊成「瓜分」而贊成「共管」呢？這便是因爲在「考慮蘇聯」及「中國長江中部之共產主義運動之發展」之後，日本之「獨占」是頗爲「危險」之故。爲使滿洲的政府能夠符合英國的初衷起見，與其聽日本的包辦，不如大家監視更可放心。

於是，十一月國聯又大開其會了。

在開會前後，其他的問題又紛至沓來。第一，是美國總統選舉的問題，第二是戰債付款期間已到，第三是德國的混亂日益增加。日本遂在美國新舊總統交替的期間，擴大錦州攻擊，直撲山海關了。而在美國新舊兩總統交替期間，一方面確也使美國對外政策更爲「充實」。第一，

90032 就是對蘇復交的空氣高漲；第二，就是新舊兩總統對戰債問題的會商。而這兩點都是對英都有莫大關係；前者是威脅英國，後者是拉攏英國。折散英法日戰線。當去年英美關於戰債齟齬的時候，英外相西門在日內瓦袒日之狂態可掬，中國同時美國日益陷於不利；英國和日本勾結提出所謂「德魯蒙杉村案」了。在這時候，霹靂一聲，中蘇復交了；誰也可以知道是美國的暗示和報復；據日報載，至今中蘇商約之關於美貨有關之件，尙未簽字。美國在兩方的奔走和外交，主要的在分裂英法，戰債到期之時，素來主張賠款戰債同樣取消的意大利也慷慨還債，是美國外交的成功。法國驅債，英國償還了，但這不足以說明「英法同盟」的解消，而是英國考慮大局之一貫二重政策，自然不是他所甘心的。到了上月，華盛頓幾次傳出空氣，對於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履行債務的國家，特別優待，分別提前談判修訂戰債，而民主黨更多主張減少乃至放棄戰債的。於是英美遂有接近之機；同時英國又有恢復金本位之議，英國在這裏要借重美國，而美國也可在這裏增加輸出。這時候，且有麥唐納二次訪美之傳說。於是英政府召回駐美大使林德賽商議戰債談判基礎，馬上回美返任，而在代使與副國務卿討論遠東問題，而林德賽將與羅斯福談判戰債及世界經濟問題的時候，德魯蒙杉村案廢棄，十九國委員會主張放棄調解程序，而發表報告書和建議案了。這報告書，可說是李頓報告書的副本，不過還多少對日讓步（如「顧問會議」之變為「談判會議」）但否認滿洲國，則不能不說是對於美國的

敷衍了。這報告書，依然採用李頓報告書的十點結論，是要以「國際合作」即共管來代替日本的獨占。於是我國都大呼「勝利」了。這勝利，自然還不能完全以英美之戰債妥協來解釋，而且還有更重要的政治原因：第一，如果英國繼續無條件地援助法日，不僅在西方買普遍反法集團的反感；同時，將逼美國聯蘇：「能知大體的」英國，是不過爲己甚的。第二，就是日本之進攻熱河，是否北擊蒙古不得而知，而馬上平津華北動搖，日本所獲過多，英國亦徒爲他人作嫁衣裳而已。所以，倒不如在共管的局面下，英國還能取得更多的一分，又何樂而不爲？所以，在這局面下，南方西南政府的活動，張而復弛，而在藍浦生來京之後，中央決心剿赤之時，西南局面也就停頓下來了。所以，太平洋鬭爭的現勢，便是帝國主義者努力於共管之嘗試的時期。

四 太平洋鬭爭的將來

太平洋之多角的鬭爭，複雜的矛盾，尤其是日美之對立，將使第二次大戰提前，自然是不待言的。而最近美國之大會操，日本之大演習，蘇聯之會操，都表示戰神已俯瞰太平洋作猙獰之微笑。一切的鬭爭，自然也只有戰爭纔能解決。

如果就太平洋三大帝國主義者（日美英）的海軍力量而論，一般說來，恐怕是勢均力敵之勢。在太平洋上，以新嘉坡及香港爲根據地，英國的海軍地位，確有不可侮的勢力，在對美戰爭上，英國可以很有利

地取攻勢，橫行於太平洋。然而經濟的後盾是軍事，而軍事的後盾還要經濟，這對於衰落的英國，是一件很苦的事。美國即令失去了太平洋，并不足以搖動美國的根，然英國的財政困難和東方殖民地的離心運動，都是致命之傷。而如英國與日本作戰之際，進攻不足，但倒能與日本以大的打擊。美國，因海軍根據地過遠之故，在地理上表現很大的弱點，斐律賓與關島，在開戰之際，是毫不守的。然而日美開戰之際，日本在地理條件上無論如何有利，但美國進攻不足，保守有餘的長期的經濟戰，將與日本以致命的打擊罷。尤其是日本空軍技術之惡劣，使美國的空軍多少可以補海軍之不足。說到日本的海軍，在質量上，很足以保守日本在東亞的勢力範圍，一旦開戰，她的海軍必同時封鎖中國海岸。陸軍亦由滿洲侵入中國。然而持久的戰爭，恐怕要使日本疲於奔命。不過日美的戰爭之決定勝利，要看英國的趨向；老練的英國，或者在兩雄酣戰之際，援助日本，作再和日本平分太平洋和中國的打算也說不定；然而戰爭中臨時的變化，也不是沒有的。

但太平洋的戰爭，同樣不可避免，要將蘇聯捲入漩渦。與日美戰爭之迫切同時，反蘇干涉亦更一步地危險。帝國主義者都要在反蘇戰爭上解決無限的糾紛；而日本更只有在反蘇戰爭中得各國完全的諒解。然而，現在的蘇聯是不可輕侮的，赤色海軍雖不足道，然而強大陸軍之保守力，以及三倍於日本的飛機，實在足以抵抗日本的侵略而有餘。至於蘇聯還有其他精神上的優點，是更不待說的，這也是日本不敢冒

險的一個原因。

然而日內瓦已給與日本以充分暗示，日本不反蘇而想包辦滿洲國是不行的。最近日內瓦的日本相當失敗，是大家逼日本要效反赤的忠勇。日本之退不出國聯，是小的問題（我看或者還不至退出），如果日本能表示反蘇，恐怕大家都要來「挽留」的罷。本月十七日國民社電載英保守黨議員邱吉爾在「反共產主義同盟」演說：

「美國不應勸英國與日本相爭……國聯亦不宜與日本相爭，因歐洲方有重大工作待國聯做出。」

所謂重大工作者，在紐約時報倫敦通信所說的「日本組織滿洲使爲將來攻擊蘇聯之一處大根據地，其第一步今在進行中」（二十日申報）的話中明白說出了。該通信並爲蘇聯之對日軟弱加以嘲笑，而覺得日蘇「危機近矣」。帝國主義者之望日蘇衝突，可謂如大旱之望雲霓也。在這兩段話中，英國的態度，也和盤托出了。

在目前，英國也還需要美國的合作，尤其是中蘇復交以後，美國也陽言與蘇復交，反蘇狂的英國保守黨，爲維持國聯系統，也不願逼美國聯蘇。所以，如果林德賽和羅斯福談得愈起勁，英美愈合作，愈將逼日本作反蘇之冒險。同時，在英美進行談判的時候，美國參議院又覺美蘇復交問題還要「考慮」了。然而是否日本願意作反蘇之先鋒呢？我看日本在最近還不過是迴旋於反蘇反美之間，而取得侵略於中國的實益，作更充實的軍事準備。

90034

但我們還不可忽略西方的形勢。

德國的希特勒，雖然標榜凡爾賽條約和反共產主義，然而實際上是以反赤為唯一職志的；否則，他也沒有組閣之可能。現在希特勒之上台，一方面是希特勒的讓步，一方面是法國讓步的妥協之下成功的。這右翼聯合內閣之形成，是表示帝國主義對於反蘇及反共產主義之熱心。然而另一方面，反法集團與英法的對立，又使這運動不無困難。最近法報載德意之軍事密約，雖然德國否認，但意大利運軍火到奧國事件，引起英法哀的美敦式的抗議，引起意大利和德國的「憤慨」。雖然希特勒之反法不過與中國政府之反日一樣，法國在過激勢力威脅之下且寧願希特勒登台，但這自然並不能消除法國與希特勒間的對立。而正因為這一點，蘇聯為對付希特勒，法蘇之間又傳外交的聯絡而蘇聯近更訂法蘇不侵犯條約作外交的禮贖了。所以，說希特勒執政之日就是反蘇戰爭爆發之時，也是不盡然的。

因此，如東方日美衝突因反蘇聯運動而和緩一下，西方法國與反法集團之衝突也因反蘇聯而和緩；但同時，東西反蘇運動又因日

美及法國與反法集團對立之尖銳而和緩下來，如是形成現在密雲不雨之狀態。然而，世界經濟恐慌以瘋狂之力，將這二重危機——帝國主義對立，以及反蘇聯戰爭拖到無比的緊張，更是無疑的事實。至於最後將爆發何種形勢的戰爭，我以為是不必輕率早斷的。

然而更無疑的事實，是在大戰未發之前，日本帝國主義者將盡其所有的兇殘屠殺中國民衆。最近，熱河形勢日益緊張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磨刀血刃了，日本當然是勢在必戰，在目前形勢之下恐怕還要將這戰爭乘機向北擴大的罷。而帝國主義者為緩和太平洋上相互的衝突也只有在「共管」的形勢下，至少在實際瓜分而表面共管形勢下，宰割中國；因為這樣，纔能對蘇聯採取更有效的手段，以及壓伏中國解放運動之更有效的手段。自然，真正和平的共管，也是不可能的。然在最近的將來，延長共管的組織到中國，來掩蔽他們的瓜分，恐怕是最可能的事，因為畢竟馬上還不是作正式大戰的時候。然而中國民衆拿什麼來回答日本及各帝國主義之屠殺與宰割呢？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誌